

一九八三年蘇聯經濟執行總結

王承宗

——兼論安德洛波夫的經濟改革

壹、前言

自七〇年代下半起，蘇聯國民經濟幾乎年年無法完成各項生產項目的計劃目標。官僚統治階層的顛預無能和經濟成長的遲滯落後成正比；黨政官員的貪污腐化不斷見諸報導，而克里姆林宮掌門人布里茲涅夫老朽多疾，亦使其晚年施行的有關改革欲振乏力。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布魯以七十六歲高齡病斃，由安德洛波夫接替權位。安曾在職僅十五個月亦於今（一九八四）年二月病亡，終年六十九歲；所遺蘇共總書記一職由契爾年柯繼替。儘管安曾在職期間甚為短暫，惟其在過去一年專注於解決內部問題的結果，使經濟生產有較佳表現；無論是行政部門的人事革替或是經濟部門的各種改革，都有顯著的變化和加強。鑒於蘇共基本政策具延續性，以及新任總書記契爾年柯與克里姆林宮其他領導對現行政策變易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現在論述安曾的經濟改革仍然富有前瞻價值。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國家（全民）所有制與集體、合作社所有制，生產資源的生產與分配控制在政府手中，根據經濟暨社會發展計劃進行生產任務和消費分配。而每年經濟發展的成敗不僅影響消費需求，甚至影響國家預定政策目標的達成，更可能妨礙軍事建設的進度。但是近十餘年來，蘇聯人民對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愈益迫切，蘇共當局不能不考慮到增進人民福祉、改善生活素質。不過增加消費即減少政府資源分配彈性，如果無法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生產成本、促進經濟成長，即難以改善人民生活水準。

本文擬評述蘇聯國民經濟去年一年的成果，並對安曾的經濟改革加以分析，從而認識蘇聯經濟現況與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貳、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今（一九八四）年元月廿九日，蘇聯中央統計局公佈「一九八三年蘇聯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總結」報告，對去年各項計劃實施成果作概略統計^①。去年用於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比前（一九八二）年增加三·一%，增一四五億盧布，總額達五、三〇〇億盧布（以實際價格計）。工業總產值增長四%，增二九〇億盧布，總值七、五二〇億盧布（按八二年元月批發價格計）。農業總產值增長五%，增六四億盧布，總值約一、三四〇億盧布。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就業的職工平均人數一億一千六百萬名，增加九十萬名。集體農莊莊員人數一千三百萬名。去年對外貿易總值增加六%，共達一、二七〇億盧布。（參閱表一）

一九八三年與八二年比較，各項重要工農產品生產數量請參閱表A、表B。

表一、蘇聯國民經濟計劃與執行成果
（一九八〇—八三年）（環比指數）

項 目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計 劃	實 績	計 劃	實 績	計 劃	實 績	計 劃	實 績
國民收入 （用於消費和積累）	104·0	103·8	103·5	103·1	103·0	101·6	103·3	103·1
工業總產值： 生產資料生產	104·5	103·6	104·1	103·4	104·7	101·8	103·2	104·0
消費資料生產	104·5	103·6	104·1	103·4	104·7	101·8	103·2	104·0
農業總產值	—	103	—	103	104·6	101·9	103·5	104·3
基本投資	101·7	101	105·2	103	100·9	101	102·5	104
勞動生產率： 工業部門	101·8	101·6	103·6	101·7	102·1	101·1	101·9	103·5
農業部門	—	101·6	—	101·7	—	101·1	—	103·5
平均每人實質收入	101·9	103·5	101·9	103·3	101·1	100·1	101	101

資料來源：〔真理報〕1979.12.1, 1980.10.24, 1981.1.24, 1981.11.20, 1982.1.24, 1982.11.25, 1983.1.23, 1984.1.29.

A、工業產品

項	目	八三年產量	與八二年比較 (八二年=100)
電力(億度)		一四、一六〇	一〇四
石油(包括瓦斯凝結液, 百萬噸)		六一六	一〇〇·六
瓦斯(億立方公尺)		五、三六〇	一〇七
煤炭(百萬噸)		七一六	九九·七
鋼鐵(百萬噸)		一五三	一〇四
礦質肥料(折合為百分之百純度, 萬噸)		二、九七〇	一一一
硫酸(萬噸)		二、四七〇	一〇四
合成樹脂與塑料(萬噸)		四四〇	一〇九
化學纖維與絲線(萬噸)		一四〇	一一〇
汽車輪胎(萬個)		六、二〇〇	一〇〇·五
聯合收割機(千輛)		一一八	一〇六
鋸材(集體農莊伐木量未計入, 百萬立方公尺)		二七一	一〇一
紙張(萬噸)		五七〇	一〇四
其中: 報紙用紙(億平方公尺)		三一六	一〇三
水泥(百萬噸)		一二八	一〇四
各種紡織品(億平方公尺)		一一四	一〇二
皮鞋(百萬雙)		七四五	一〇一
鐘錶(萬個)		六、九一〇	一〇〇
電視機(萬臺)		八六〇	一〇三
其中: 彩色電視機		三四〇	一〇九
小汽車(千輛)		一、三〇〇	一〇〇·七

B、農業產品

項	目	八三年產量	八二年產量
肉類(屠體重, 百萬噸)		一六·〇	一五·四
乳類(百萬噸)		九六·四	九一·〇
蛋類(億個)		七四七	七二四
羊毛(千噸)		四五四	四五二
製糖用甜菜(百萬噸)		八二	七一
馬鈴薯(百萬噸)		八三	七八
蔬菜(百萬噸)		二九	二九
棉花(百萬噸)		九·二	九·三

運輸與通訊方面：一九八三年貨運量（包括瓦斯和石油管運輸）共七萬五千億噸／公里，比八二年增四·八%。客運量九、七一〇億人／公里，增二·一%。去年鐵路貨運量三萬六千億噸／公里，河流運輸量二、七三〇億噸／公里，油管運輸量一、三三三億噸／公里，瓦斯管運輸量八、六三〇億噸／公里，汽車貨運量一、四二〇億噸／公里，航空客運量一億零九百萬人／次。基本建設方面：一九八三年動工建設約二百個國有工業企業，對既存企業進行改造與技術改裝工作。啓用一千萬瓩發電生產設施。啓用煤炭採掘能量一千七百萬噸的生產力。去年國民經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超過一千五百億盧布（包括國家及其他來源的投資）。

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方面：去年國民經濟各部門職工平均每月現金工資自前年的一七七·三盧布增至一八二盧布，集體農莊莊員平均每月工資則自一二九盧布增至一三八盧布。蘇聯居民自社會消費基金所獲得的支付和津貼總額一、三四五億盧布，比前年增加五九億盧布；與現金工資合計，蘇聯職工每月所得平均爲二五四盧布，前年則爲二四七盧布。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去年的售貨量共達三、〇五七億盧布，增二·七%。八三年蘇聯全年建築二百萬棟住宅（包括私人自建），總面積一億一千萬平方米。去年接受各類教育的人數共一億零六百萬名，其中義務教育人數四千四百五十萬名、職業技術教育四百萬名、中等專科教育四百五十萬名、高等教育五百三十萬名，另有其他在職教育與進修受訓學員。蘇聯各類科醫生人數共一百十萬名，增加三萬二千名。

一九八四年元月一日估計蘇聯人口爲二億七千三百八十萬名。

叁、經濟改革

八三年十二月蘇共中央全會召開時，安德洛波夫在書面講詞中表示「今年國內開始實施關於完善經營、提高組織性、鞏固國家勞動與計劃紀律的若干措施」^②。在安酋短暫任期內，蘇共當局提出不少有關國民經濟改革的決定或法令。由於有些法令未見公佈，有的仍在醞釀當中，所以對安酋的改革祇能從重點論述，尙難一一詳細評介。

八三年六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勞動集體及提高勞動集體在企業、機構、組織管理作用」法規（簡稱勞動集體法），七月下旬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公佈「關於擴大工業生產聯合（企業）計劃與經營活動的權力及加強對工作結果的責任之補充措施」決議案（簡稱企業實驗法）。這兩項法規、法令可謂是安酋任內重要改革方案，其他相關決議案、法令均屬次要、相輔助性質。另一重要方案，蘇共尙未提出，不過根據安酋書面講詞顯示，所謂「完善管理結構綜合綱領」仍在擬議階段，現

安哲已故，可能需要多時才會瞭解此一綜合綱領是否可能胎死腹中，或按原議提出。

蘇聯經濟改革非自今日始，改革是不斷推出進行。由於馬列主義並未詳細解說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亦未給予共黨一明確的建設藍圖，現今的共產國家均在摸索一條適合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安哲在去年六月中央全會提到「在完善已發達社會主義方面，黨的戰略需要依靠鞏固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然而，坦白說，我們迄今尚未研究社會生活與勞動應有的範疇，未完全解開社會固有的規律，特別是經濟規律。因此，不得不採取經驗法則，可以說，這是全然不合理的試誤方法」^③。經濟改革乃在探求蘇聯社會與國家發展可行之路，改革的層面與影響自不限於經濟一環。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共中央通過柯錫金提出的「關於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與加強工業生產經濟鼓勵」的報告，成爲十數年來經濟改革的藍本。一九七九年七月蘇共中央頒佈「關於改善計劃與加強經濟結構的作用以提高生產效率和工作品質」的決議案和法規，也成爲最近數年來改革的重要依據與藍圖。蘇聯經濟學者米留可夫（A. I. Milyukov）即表示「企業實驗法」是七九年七月法規的延續^④；事實上，「勞動集體法」亦復相同。

茲略述前引二項的主要內容：

一、**勞動集體法**——蘇聯職工按照企業、機構、組織的內涵而組成生產隊、車間、工作段、勞動組集體作業單位，每一個隊（組、班）就是一個基本的勞動集體，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核心。

勞動集體參與企業管理的基本權力包括：1. 參與企業經濟計劃的擬定，職工會與企業勞動契約的擬定；建議及實現更合理利用物質資料的措施；對違犯法規與浪費資源、出產劣質產品諸問題提出責任追究。2. 對違犯勞動紀律的集體成員採取公共批判措施，按照法律，追究責任，包括減薪、解職、賠償企業損失等。3. 勞動集體有權提出及實現有助於提高生產力、以最少人力完成計劃、改善工作時間利用的進步的勞動組織形式；參與決定因縮減人力而節省工資基金的運用問題；討論及同意關於改善工作人員獎勵與給予其他津貼、支付的建議案等。4. 參與討論與決定訓練、分配與合理運用幹部的問題；推薦績優應受獎勵的集體成員及應晉級人員；根據法律，透過社會組織參與決定任命企業領導工作人員問題，任命及解除領導人員職務時應考慮到勞動集體的意見。5. 勞動集體有權參與決定運用物質獎勵基金、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生產發展基金的問題；討論及贊同這些基金的支出預算，監督基金的使用，這些基金的款項非經勞動集體同意，不得撤銷其用途。6. 討論與贊同改善勞動保護和衛生環境的綜合計劃，並監督計劃的執行。7. 生產隊蘇維埃（會議）參與決定下述問題：隊員補充、工作組織與計劃、工資與獎勵、隊員進修教育、追究違犯紀律責任；同意行政單位對隊長任命，或要求行政單位解除隊長職務。8. 勞動集體在企業、機構、組織的

註③ Pravda, June 16, 1983.

註④ Voprosy Ekonomiki, 1983, N. 12, p. 3.

勞動集體大會（代表大會）上直接行使其權力，大會審議黨、職工會、其他社會組織、人民監察機關、行政單位、集體成員所提出的建議及問題。

「勞動集體法」規定自八三年八月一日正式生效。根據條文分析，蘇聯當局立法的目的有下列數點：1. 加重勞動者職責，賦與勞動集體自治權，希望職工對工作與所屬單位培養歸屬感及發揮勞動熱忱。規定以生產隊為基本自治體，使個人能透過集體表達意見，間接達成對經濟、社會、政治事務的參與，培養個人對集體的認同與參與，為勞動者開放一個吐露不滿情緒的安全瓣，進而維護蘇聯社會穩定性。勞動集體既然准予參與各種生產相關問題的討論或決定，以及提供建議，亦需要集體負責執行交付的任務，共同負責集體受懲，形成彼此之間的互相監督。2. 假藉集體的參與，而強化權力集中。集體雖然有權參與「討論與贊同」某個問題，但少能真正決定問題。企業經營管理權仍在單位主管手中，連生產隊長的任免均由上級為之，這不是自治，而是集中，勞動集體祇能「表態」而已。3. 勞動集體雖可參與政治、社會的事務，唯其途徑有限，並未比其他社會組織、團體更具優越參與權；因此，祇能在經濟方面較具實際利益，可以共同分配工資與獎勵，唯一先決條件是集體必須增進生產、提高績效。

二、企業實驗法——蘇共中央選定蘇聯重型機器暨運輸機器製造部、電機工業部、烏克蘭共和國食品工業部、白俄羅斯共和國輕工業部、立陶宛共和國地方工業部及這些工業部轄屬的工業聯合、企業作為實驗對象，並且規定自八四年元月一日開始進行實驗^⑤；目的在改善生產聯合（企業）的計劃活動，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生產品質、主動和進取精神，保障科學技術進步與生產集約化。實驗的重點包括：(1) 減少經濟指標的數目，提高生產定額，作為經營活動的考核作用；對現行計劃的擬定等級與期限進行必要的改變，強化契約關係的作用，提高供貨單位、消費者、物質技術供給機關無條件執行契約義務的相互責任。(2) 按照供貨契約執行成果，即按科技發展引用任務執行、產品生產技術水準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長、降低成本（節約物料人力消耗）的情況評定生產聯合的經營業績。(3) 准許生產聯合自主運用生產發展基金，對於生產技術改裝所需額外經費可從資本折舊費扣除，擴大利用信用貸款支付改裝具有高效率技術的固定設備的費用。(4) 自主運用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按自己的創意自行建立新技術，補償在啓用新生產技術時期所增加的支出。科研、設計、實驗單位領導人經上級核准後有權撥付獎金給科研、設計人員及工程師、專家。(5) 工資基金和物質獎勵基金的發放需視工作成果和生產效率提高而定。工資標準以五年期穩定進步的生產定額和達成的工作指標為準則。物質獎勵（獎金）的標準則以完成供貨契約和生產效率指標為準則；生產效率指標包括產品技術水平（品質）成長、勞動生產率成長、產品成本降低（利潤增長）。(6) 有權自主運用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但需經勞動集體的討論和同意。(7) 對於提高生產效率、完成國家預算規定義務的聯合，准予保留較多的利潤。

除了「勞動集體法」與「企業實驗法」之外，過去一年蘇聯還頒佈了：(1)關於發展與改善居民生活服務，(2)關於保障民生消費品於八三—八五年供應補充措施，(3)完善農業與其他經濟部門經濟相互關係，(4)關於加速國民經濟科技進步措施，(5)關於發展生產隊效率，(6)關於提高汽車運輸效率，(7)關於鞏固勞動紀律等有關規定或命令^⑥。

總結安德洛波夫對於蘇聯現階段經濟改革的重點工作包括：(1)人事革新，安魯提到「最具意義的是精確選拔具有實務與政治品質的幹部」，人選不當勢必影響經濟任務的達成。去年至少有十名部會首長被撤換，包括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蘇聯國家建設委員會主席挪維柯夫 (I. T. Novikov) 和蘇聯內政部長謝洛柯夫 (N. A. Shchelokov)。(2)勞動紀律，蘇聯制定勞動集體法的用意之一是加重勞動集體的連帶責任，促使其成員之間互相督導、猜忌與批判，共同承擔工作任務和責任；在鞏固勞動紀律的規定中，加強對失職勞工的處分和懲罰，企業當局有權對職工處以減薪、降級、調職等相關懲戒，且須嚴格執行紀律。(3)強化組織結構，鼓勵企業以承包方式交付生產隊負責，並且將所屬職工改組為生產隊。對於企業經營採取經濟核算，企業自負盈虧，生產隊包產包工。(4)改善經濟各部門環節連繫，各相關企業、機構訂立合同，承擔產銷運輸與物質供應義務，加強違約責任。(5)改善計劃工作，蘇共八二年十一月中央全會提出比例失調問題，在生產、運輸與基本建設的失調歪斜，勞動生產率未提高而工資却增加的現象；八三年十二月中央全會安魯特別強調勞動生產率增加一%，須附帶成本降低〇·五%。同時各部會與企業經常遲遲上報有關生產計劃報告，影響整體作業^⑦。

肆、結 論

在安德洛波夫執政期間，蘇聯經濟確實顯現一番新氣象，工業生產與勞動生產率都超越計劃指標，農業生產也有了轉機；但就整個情勢判斷，似乎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矛盾，這不是安魯一人所能處理解決的。

首先是改善人民生活水準問題，無論是已故的布里茲涅夫、安魯或新任的契爾年柯，都強調增進人民福祉的必要，都要求改善民生消費品的品質和供應，不過似乎一直無法迎合趕上蘇聯人民的需求。從國營商店和合作社每年的銷售額來看，八一年至八三年每年的增加率分別是五·八%、三·四%和二·七%，逐年下降。八三年並未完成年度計劃，確信是民生消費品供應缺乏。去年小汽車生產量祇增加〇·七%，銷售量却增加六%；彩色電視機增產九%，銷售量增加一〇%；銷售需求遠大於供應，電

註⑥ *Pravda*, April 16; May 17; July 22; August 7, 28; Dec. 4, 7, 1983.

註⑦ *Voprosy Ekonomiki*, 1983, N.10, p. 27.

冰箱的情況亦同，證明蘇共尚難滿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安魯雖然能夠使工業生產加快，却未符合人民消費需要。

第二是軍事支出吞噬經濟果實。安魯在去年十二月全會的書面講詞中表明經濟計劃應盡一切可能以維持國防能力於應有的水平，「在國際局勢尖銳情形下，絕對執行國家計劃不僅是義務，而且是每一個蘇聯人民、每一個勞動集體、每一個黨員與社會組織的愛國職責。」軍事支出的持續增長消耗國民經濟資源，也阻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並且可能妨礙經濟穩定發展。美國國防部國防情報局(DIA)估計，蘇聯軍事支出自七〇年的五百億盧布左右增至八一年的一千億盧布，平均每年增加六~七%，而蘇聯國民總生產毛額(GNP)平均每年約增五%^⑧。這種高速率的軍事擴張影響蘇聯七〇年代的經濟成長，也勢必對未來產生不利現象，可是蘇共當局仍無意減緩軍事擴大支出，反過來要求蘇聯人民盡其愛國職責。

第三是經濟改革成效問題。蘇聯雖不斷進行改革，唯多屬片面不完整的作為，而且由於官僚體制的阻滯、科技引用的人為阻力、勞工的怠惰與企業領導缺乏責任感等，無論是物質技術條件或人為因素均足以使改革的進展受阻，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最為根本的是社會主義體系的先天性障礙，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阻滯勞動者積極生產意願。生產承包制雖可鼓勵生產隊努力作業，賺取額外利益，仍然難免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契爾年柯在就職總書記的演說中表示：「關於我們經濟發展基本方向，它們是黨所明確規範的。集約化、加速運用科技成就於生產、實行大規模的綜合綱領——其最終目的在提高我們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經濟管理制度、一切經濟結構需要嚴肅地改造。在這方面的工作祇是一個開端。它包括擴大企業權力與提高責任的大規模經濟實驗」^⑨。經濟改革最大目的在提昇國民經濟效率，可是管理制度的改變不見得會使效率增加，「人」仍然是制度可行與否的決定性角色。

第四是農業生產問題。自八一年起蘇聯不再公佈穀物生產數字，八二年的總結報告中僅說明國家的穀物資源可以充分保障全國居民的糧食供給，八三年的報告說明亦復如此，顯然近數年的穀物生產欠佳，而且政府亦無法在各省區完成收購任務。

八二年五月蘇共發佈「糧食綱領」，對未來十年農業發展提出精細規劃，規定八一至八五年平均每年穀物生產二三八~二四三百萬噸，肉類一七~一七·五百萬噸^⑩；這項生產計劃實際上已告落空。單單目前三年的肉類平均年產量祇有一五·五百萬噸，而穀物平均年產量可能低於二〇〇百萬噸。農業可謂是蘇聯經濟一大致命弱點。

至於其他問題，例如能源增加速率減弱，特別是石油增產漸趨停擺；人口增加率下降；勞動力供應漸感缺乏；科學技術的創

註⑧ DIA報告書，ソ連，中國の資源配分——一九八三年。〔世界週報〕，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頁六四。

註⑨ Pravda, Feb. 14, 1984.

註⑩ Pravda, May 27, 1982.

新能力有限等等。這許多問題都困擾著蘇共當局。

總之，從長期趨勢觀察，蘇聯國民經濟逐步由粗放生產型態走向集約生產，從量的增產轉變為質的精進。經濟成長不再以擴大再投資為唯一手段，而是以節約成本、提高效率為主。生產設備逐步改裝為機械化、自動化的裝置，減少手工勞動成份。生產組織朝向工業企業的聯合，成為大而全的綜合體，同時發展產、銷、運輸連線合作。在生產管理上，管理權下放到各單位，企業採經濟核算、自負盈虧、財政獨立、人事自主、經營自理，唯仍須接受上級督導，利潤提成上繳，並與中央協調計劃，足見蘇聯並未放棄中央計劃制度。

但是蘇聯國民經濟係一龐雜繁複的體系，改革、實驗非能一蹴而成，亦不是治本之道；完全是為了適應現代科技、經濟發展需要，為了矯正體系的缺失與弊病，而進行的頭痛醫頭的治標作業。

一九八三年蘇聯國民經濟的成果誠然比前幾年有點起色，不過無法補救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八一～八五年）所訂定目標的達成，計劃與實際脫節的現象依舊存在。而且八三年蘇聯人民實質收入增加幅度並未多過前數年（八二年例外），蘇聯人民依然是一羣做得多分得少的百姓，國家資源完全按當局意願和政策而分配；雖然社會主義國家廢除了所謂「人剝削人」的現象，却建立了黨和國家剝削人民的制度。